

## Journalists Speak Up for Julian Assange

记者们，为朱利安·阿桑奇说话

<https://speak-up-for-assange.org>

维基解密的创始人和出版人朱利安·阿桑奇，目前被关押在英国贝尔马什高安全级别监狱，根据《反间谍法》，他将被引渡到美国并面临[刑事起诉](#)。他面临最高 175 年监禁的风险，因为他公开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泄露的军事文件，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大量电报。《战争日记》提供的证据表明，美国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活动上误导公众，犯下了[战争罪](#)。维基解密与[世界各地的媒体](#)合作，重新出版了战争日记和使馆电报。针对阿桑奇的法律行动，为记者、媒体组织和新闻自由树立了一个极其[危险的先例](#)。

我们，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新闻组织，对阿桑奇的健康、他继续被拘留以及严厉的间谍指控表示严重关切。此案事关[言论自由原则](#)的核心。如果美国政府能以发布机密文件的罪名起诉阿桑奇，可能会为各国政府起诉任何地方的记者扫清道路，这将成为影响全球新闻自由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。此外，这也是第一次，利用间谍罪指控那些发布由告密者所提供材料的人，应该[令每个记者和出版商](#)感到震惊。

在民主国家，记者可以揭露战争罪行、酷刑和虐待案件，而不必坐牢。这正是新闻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如果政府可以利用反间谍法对付记者和出版商，他们就失去了最重要、最传统的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，以上本就不该适用反间谍法。

在被转移到贝尔马什监狱之前，阿桑奇曾被软禁超过一年，然后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呆了 7 年，并在那里[获得政治庇护](#)。这段时间里，他的[人权遭到严重侵犯](#)，包括受法律保护的谈话，也被接受美国机构直接指示的组织所监听。[来访的记者受到无孔不入的监视](#)。对他的法律辩护和[医疗护理](#)受到限制，他没有阳光和锻炼的机会。2019 年 4 月，莫雷诺政府允许英国执法人员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，逮捕阿桑奇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被单独监禁长达 23 个小时，据来访者说，他“[服用了大量药物](#)”，身心健康状况[严重恶化](#)。

早在 2015 年，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(WGAD)就[认定](#)阿桑奇被任意拘留并被剥夺了自由，要求释放他并支付赔偿。2019 年 5 月，WGAD [重申了其担忧](#)，要求恢复他的个人自由。

我们要求美国、英国、厄瓜多尔和瑞典政府对阿桑奇所遭受的、被侵犯人权的行负责。

朱利安·阿桑奇为全世界的公共利益新闻、透明度和政府问责制做出了杰出贡献。他被挑出来并被起诉，因为他发表了一些本不应该对公众隐瞒的信息。他的作品获得了 2011 年沃克利新闻奖 (Walkley Award)、玛莎·盖尔霍恩新闻奖 (Martha Gellhorn Prize)、审查指数奖 (Index on Censorship Prize)、《经济学人》(the Economist) 新媒体奖 (New Media Award)、大赦国际(Amnesty International)新媒体奖(New Media Award)、2019 年加文·麦克菲丹恩奖 (Gavin MacFadyen Award) 等诸多奖项的认可。维基解密还曾获得 2015 年联合国曼德拉奖提名和 2010-2015 年、2019 年间七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。

阿桑奇对虐待和犯罪行为的报道具有历史意义，爱德华·斯诺登(Edward Snowden)、切尔西·曼宁(Chelsea Manning)和“现实赢家”(Reality Winner)的爆料也具有历史意义。这些爆料者目前正被流放或监禁。他们都面临着对手发起的无情诽谤行动，这些攻势往往导致媒体错误报道、缺乏周密核查，却对他们的困境鲜有报道。[保护记者委员会](#) (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)、[国际记者联合会](#) (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)和[主要人权组织](#)意识到阿桑奇在过去 9 年间被有组织地侵犯权利，并对此表示抗议。但在公开讨论中，他的遭遇正在悄然合理化。

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尔斯·梅尔泽 (Nils Melzer) [调查了此案](#)，并于 2019 年 6 月 [写道](#)：

“我终于明白，我被宣传蒙蔽了双眼，阿桑奇被系统性地诽谤，以转移人们对他所揭露的罪行的注意。一旦他被孤立、嘲笑和羞辱，变得非人化，就像我们过去常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女巫一样，他就很容易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，也不会激起全世界的公愤。因此，一个法律判例正经由我们的自满，这一后门而树立起来，在未来，这可以，也将被适用于《卫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身上。”

根据梅尔泽，“瑞典、厄瓜多尔、英国和美国政府表现出的自满(往好了说)和共谋(往坏了说)态度，营造了一种无须负责的氛围，鼓励了对阿桑奇的肆意诽谤和辱骂。20 年来，处理战争受害者、暴力及政治迫害就是我的工作，但从没见过一群民主国家联手故意孤立、妖魔化和虐待一个人如此长时间，如此不考虑人类尊严和法治”。

2019 年 11 月，梅尔泽 [建议](#) 禁止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，并立即释放他。梅尔泽表示：“他不断在隔离和监视的压迫条件下被拘留，其实这些做法已超过拘留的限度……若阿桑奇继续暴露在专横和虐待之下，可能很快就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”

1898 年，法国作家埃米尔·左拉(Emile Zola) 写了一封公开信 [《我控诉…!》](#)，警告世人，政府用间谍罪对付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·德雷福斯 (Alfred Dreyfus) 的军官，错误地判其终身监禁。左拉的立场被载入史册，至今仍代表着我们有反对冤案及让当权者担责的义务。如今，当朱利安·阿桑奇受到各国政府的迫害，并面临同样有百年历史的[美国间谍法](#) (US Espionage Act) 的 17 项指控时，这一义务仍然必要。

作为信奉人权、信息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记者和新闻组织，我们要求立即释放朱利安·阿桑奇。我们敦促我们的政府、所有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及新闻工作者，一起呼吁，结束针对他揭露战争罪行而发起的法律攻势。我们敦促记者同行准确地向公众报道这种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。

我们敦促所有记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为朱利安·阿桑奇辩护。危险时期需要无畏的新闻报道。